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三十一回 八片香肱脾神大醒 三尺瑞雪心結齊開

在房之人方教醒，水夫人斥責道：「你枉自讀書，不知大義。孟子曰：『唯死可以當大事。』子思子曰：『必誠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耳矣！』先王之制禮也、過之者俯而就；以過禮為孝，則古之孝子皆隨父母而歿矣，何能必誠必信，以襄大事乎？從今日起，朝夕須進溢米，略養些精神起來，料理我殯葬之事。如違我命，乃我之逆子，而禮教之悖人也！」素臣自五月起，隨水夫人減少飲食。至十月底，每日只進粥數口，渾身消瘦，已成骨立。加以太醫、名醫、女官、內監絡繹不絕，太皇太后、天子親臨問病，皇后、皇妃更臨問過幾回，舉朝大臣、相好親友，更不消說。日間既多應酬，每夜又禱於祖廟，長跪輒至深更，以致精神盡耗，心痛欲死。被水夫人正責一番，迷竅忽開，惕息受命。遂於初二日起，朝夕以一溢米煮粥而食。然見水夫人粒米不進，何能下嚥？或啜其半，或啜數口，即復丟置。明知該留身子料理大事，而悲痛迫切，時時觸發，如何養得起精神！

是夜，在祖廟跪禱，到半個更次，忽然兩膝骨內一痛，直痛入心，哎喲一聲，倒在地上。幸古心領著柔、訥、謹三子來廟禱祝，慌忙扶教，問知膝痛之故，喚文禮、文智扛扶至日升堂榻上睡臥。

素臣令請始生到堂，向他說道：「家母病體日增，弟亦有朝不保暮之勢。倘遭大故，即不立斃，亦難勝重任。意欲令龍郎回家，代任其事，倘弟並有不測，亦得免彼終天之恨。明早乞即向希賢說知，托其轉奏。」始升應諾。次日，希賢即領始升面奏。天子即令始升騎廐中八百里駁，馳赴會城，暫攝巡撫，換文龍即日入京，歸家侍疾，免其升見。

初四日，龍兒回府，天已昏黑，進安樂窩。見水夫人病勢，及四氏愁顏瘦骨已是嚇壞。復至日升堂，忽見素臣委頓之狀，猛吃一驚，撫心大慟，即時暈倒。文恭、文寬忙喊救醒來。

素臣怒道：「我因迷謬，哀痛迫切，以致狼狽若此！故奏知皇上，令你入京，以代我大事，汝豈可復蹈我之覆轍耶？」因述知水夫人之言，吩咐道：「汝當謹遵此訓，努力加餐，養住精神。幸則隨同諸母嘗祭祝膳；不幸則必誠必信，料理附有附棺之事；更不幸而我亦不測，則並料理我之殯葬。汝一身所繫者，至重極大，豈可徒以哀痛為事，自陷不會，並重我之不孝乎？」龍兒涕泣受命。因想：請母皆存瘦骨，諸弟亦盡神疲，天時既益乾旱，祖母又斷藥餌，病豈能愈？祖母不癒，父親固不可保，連諸母性命亦難保全！嘗聞學子割股，可以療親；雖非正札，此時事急，亦只得權宜行之。但恐婆婆久絕葷酒，如何肯吃肉湯，心生一計，急喚使女，取爐罐碗碟，至月恒堂邊間原住房內，令其炊好一罐滾水伺候，自己便入安樂窩，稟水夫人道：「太皇太后親烹鹿脯，著落孫兒勸婆婆吃食。孫兒恐婆婆久未用膳，何能食脯？而太皇太后一片血誠，又難辜負！意欲將鹿脯煎湯，進與婆婆，不知可否？」

水夫人垂淚道：「我因克早，久斷葷酒，臨終豈反開齋？但太皇太后親手所制，非常之恩，不敢不承！脯自不能食，煎湯或可勉飲一二口也。」龍兒大喜，忙回房去，見罐中水已炊滾，便令使女等出房，關上房門，挽起袍袖，將水倒去一半，拔出解手小刀，咬著臂肉，咔嚓一下，早割下一塊，放入罐中。解下佩巾，將預備香灰敷裹，收拾刀香。俟肉液透，倒出汽來，只有半碗。扣上房門，疾起至床前送上。素娥忙取銀匙，超送入口。

水夫人道：「這場盡有香味。」素娥見說，便頻頻超送。水夫人越吃越愛道：「平時吃鹿脯，不覺其美，怎鹿脯之湯，反甚香美？」不多一會，把這半碗湯都吃完了。素娥問：「可再吃些？」水夫人道：「若有，便再吃些。沒有就罷了。」龍兒喜道：「還有，孫兒便去取來。」因復回房，打算再割。推進門去，只見秋香正在那裡倒湯出罐，問：「太夫人可喜吃脯湯？」龍兒道：「因為喜吃，故回來再煎。」秋香道：「不須再煎，我煎的與世子煎的一樣，快些拿去！」龍兒知情亦是割股，因放了手中之碗，接過秋香之碗，卻也只半碗，復去送與素娥。素娥仍是一口一口的超人，水夫人不知不覺的都吃下去了。

登時把合房諸女媳都開笑口，說道：「常時吃湯，不過一兩口就止，今日竟吃兩碗脯湯下去，這病必有轉頭！」水夫人道：「休作癡想！不過一時感激太皇太后之恩，又挨著這湯香甜有味偶然多吃了些。我渾身大肉落盡，豈能復生？除非甘霖大而，使我心結稍開，或有萬一僥倖之想耳。」秋香道：「太夫人夜裡可再吃些脯湯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不吃了，到明日再處。」

龍兒便急趕回房，跪在院中，磕頭待雨。禱至初更，彤雲密布；禱至半夜，風雪交加，棉花大的朵兒，落在面上，越冷越覺受用。使女道：「世子快些進房，要受寒的。」龍兒方才起來，走進房中，推開短窗，憑檻而視，問道：「你們此時怎還不去睡覺？是幾時進房來的？」使女道：「自太夫人病重，合府人哪一個肯早睡？今日下雪，更替太夫人歡喜，敢是一夜不睡覺哩！婦女們早就進房，替世子鋪床鋪，生炭火，世子一心禱視，故沒有聽見。」龍兒打發使女出去，關上房門，獨自觀看。初如柳絮因風，繼若撒鹽滿地，落到五更，已瓊樓玉宇，瑤草琪花，萬里江山一半白矣！龍兒看到天明，先至日升堂，只見素臣已坐在一張交椅上，開窗看雪。

龍兒吃驚道：「父親這樣身子，怎清早便起？坐在窗口，更要受寒。」素臣道：「昨夜聞你進脯湯，婆婆竟吃了一碗，我已喜極。又遇這般大雪，婆婆之病可望痊癒，把我就喜壞了，心中之結稍解，膝上之痛漸消。但願這雪再落至晚，不要小下去才好。你快去看婆婆，休來管我！」龍兒大喜，忙趕至安樂窩。只見遺珠、阮氏、田氏、紅豆、秋香及諸兄弟，俱站在窗口，璇姑站立在床前，都注看雪花，個個歡容笑口。龍兒喜極，至床前問安。水夫人道：「我昨夜吃脯湯後，便沉沉睡了去，自到四更天才醒來。女媳諸孫俱說天下大雪，我尚不信，他們盛一大盆，拿來看過，心中頓覺寬鬆。只這雪下得透方好，地上久枯，若但三寸、五寸，終無補也！」

龍兒道：「雪已下有一尺四五寸了。此時雪勢愈大，若落至晚，便三尺不止，怎還怕他不透？」水夫人大喜道：「若真有三尺大雪，即不能種秋麥，而春麥可望，百姓亦受其益矣！昨日那鹿脯可還有嗎？若有，便再煮些湯來。」龍兒急應：「昨日只划動得一塊。待孫兒去煮來。」忙揭出帳，只見親娥已捧著一碗香湯，跨上拔步，說：「這就是鹿脯煮的。」

龍兒覺著，便縮轉身說：「二母親已煮好脯湯送來了。」璇姑便取巾，要搭放水夫人被冒之上，素娥便要用匙超送。水夫人道：「匙超不如口呷，任媳，你可扶我起來。」湘靈在裡床答道：「恐太夫人勞動不得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不妨，我自覺精神好些。你只把被墊好就是了。」遺珠等俱喜到盡情，齊至床前伏侍。湘靈把裡床空被折墊，與璇姑等七手八腳，裡外鋪擁。素娥送上脯湯。水夫人一口一口的，不消一刻，便把八分一碗的湯吃完，說道：「原來鹿脯煮湯，不著鹽豉，反是香美，或是宮中法制，才得如此。但口腹不可過縱，若尚有存餘，每日早晚煮食兩次，脯完即止，不可復請也！」

上午，天淵回府，說：「來船已至通州，因雪大難起。」水夫人心中又是一喜，問：「雪可普遍，已下有多少？」天淵道：「這雪下得遠哩，此時已有二尺餘，正在勢緊，大約三尺瑞雪是拿得穩的。一路所見百姓，無不額手相慶，說是豐年之兆。」正說道，門上報：「餘太夫人、匡夫人、白夫人、水梁公夫人、馬夫人來問病。」田氏等忙接進來。水夫人道：「屢蒙各位枉過。今日這樣風雪，又復冒寒而來，老身怎生當得起？」白夫人道：「太親母尊體雖羸，精神甚好。吉人天相，定是不妨。」田氏道：「這是今日轉頭，覺得好些，兩前日是非常沉重哩！」匡夫人道：「可是妾身說的，天降此雪，專為著太夫人，果是今日轉頭哩！」餘太夫人道：「昨日聞知皇上以八百里駁，去召世子，定是病勢加重，故約了各位來看。恰喜得此大雪！妾身不是也說過來，心結一解，病勢再沒有不輕減的嗎？」

白夫人道：「有皇上這等聖君，又有親家這般賢相，仁政疊施，民皆殷實，偶遇荒年，原不至傷損元氣；再有小親家勸勸富戶，紛紛樂輸，現在賑糶之事，是拙夫督及，只動了官倉二十萬不上的糧米，其餘都用的樂輸米穀，百姓無一流離凍餒。太親母之焦勞雖是已饑已渴心腸，卻也有類杞人之憂哩！」水夫人道：「官倉真只動過二十萬嗎？」餘太夫人道：「小兒也派管賑務，專司出入簿籍，官倉實只用過十八萬五十石，不滿二十萬之數。」水夫人深信餘太夫人，知非謬為警解，心中愈覺放寬。晚席便擺在房

中，餘太夫人親為水夫人勸餐，竟吃有一碗米粥。田氏等俱大喜過望。各夫人別去。

至夜，紅豆進脯湯。水夫人問雪，紅豆道：「此刻雪勢漸小，然已三尺有餘矣！」初六日，遺珠、湘靈早晚進脯湯。水夫人是日吃有兩碗米粥，精神更覺好些。初七日，鸞吹、蛟吟趕到，掛著滿面眼淚進房，見水夫人顏色神氣，不似病危之狀，才把淚收住。問起根由，方知因吃脯湯開了胃口，下大雪解了愁腸的緣故。是日，天淵早進脯湯，鸞吹晚進脯湯。夜裡，水夫人一覺醒來，見素娥跪伏床沿，沉沉而睡。因念其專司湯藥，數月來衣不解帶的伏侍，心甚憐之。恐其受寒，不知她身上衣裳厚薄，在被內伸出手去，摸她臂膊。素娥睡中閃縮，口內帶著呻吟之意。

水夫人起疑，將手輕輕探入其抽摸著臂上紮的綳帛，愈益疑心。暗想湘靈也進過脯湯，因湘靈睡在裡床，復翻身，去摸湘靈之臂，又恰好摸著綳帛，情知割股療作湯的了。想頭一次是龍郎進的湯，明日只鬚根問他，便自明知。因喚醒素娥，令其床上睡了。素娥自怨自艾，怎的落睫？被水夫人催逼不過，只得在外床側伏，驚心吊膽的，惟恐睡去，致誤湯水及便溺等事。卻因之極心寬，見水夫人熟睡，不知不沉的又睡去了。

緣自十一月水夫人病勢沉重，每夜便輪流三人，一在裡床，一在腳邊，一在床下，替換伏侍，俱是目不交睫的守候。自初五日病有轉頭，初六、初七，一日好似一日，大家把心放寬，久勞之人，遂致落睫。此夜復輪著璇姑，坐在腳邊，亦有睡意。水夫人連摸兩人之臂，俱未知覺。

次日天一亮，水夫人即吩咐：「自今日起，不吃鹿脯湯！」麟、鳳兩兒聞信趕來，說道：「鹿脯尚多，婆婆又愛吃，怎忽然不吃起來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即果多，亦斷不吃！」鵬兒、鼇兒亦進房跪勸，江娥、湘靈亦勸再吃幾日，水夫人執意不從。龍兒進房復勸，水夫人道：「你是作傭之人，還敢來勸嗎？且問你臂上，因何有帛纏紮？」龍兒跪地抵賴，說：「偶然挫臂，揉碎了些浮皮，故用帛紮之。」水夫人益信請人割股是真，因道：「到此時你還敢狡飾，豈以我為虎狼，專食人肉者乎？你因挫臂紮帛，沈媳、任媳又為何來？」龍兒嚇得面如土色。素娥、湘靈亦俱失色而跪。

水夫人令宮女一齊扶起，說道：「此出你們孝思，豈反見怪？但盡孝之為，君子不取！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全而受者，當全而歸之。如果不悖於禮，而足以盡孝，則古人之聖賢必有先為之者矣。生事之以札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，此為大孝！以人肉食其親，可謂禮乎？不可謂禮，而顧可謂孝乎？設不幸而戕肢體、傷性命，則不孝益甚矣！兩媳熟聞我議論；劉媳穎悟，受益獨深，想亦不出此；其餘恐難免矣。你們把割股之人，始末根由，還是不約而同，還是互有成議，俱從實說起！」

龍兒道：「孫兒到家，見婆婆病勢甚重，父親亦在危急，姑娘諸母俱羸瘦失形，恐婆婆設有不測，一家性命難保。一時情急，為此愚人之事！不意婆婆以為適口，便回房去，想要再割。卻見桂姨在房，已有肉湯，令孫兒送進。以後便是諸母陸續進湯，是否相約？抑或相約而不約？孫兒卻不知道。」素娥道：「桂姨說，知道世子沒有陸兒，賜鹿脯是假，疑是割股，進屋偷看。見罐內有肉，便也割臂肉煮湯。見太夫人愛吃，甚是歡喜，私向側媳說道：『割膠序親是真。現在世子割臂肉煎湯，太夫人胃口便開了許多！』側媳愚昧，便也割了臂肉。雖是秘密，事經三人，眾姊妹們便都知道了。側媳之後，便是三妹。初六姑娘合任夫人，昨日郡主合任大姐，今日麟、鳳，明日鵬、鼇，後日鳳姐、蚊姐，俱是爭定的日子。十一日起，週而復始，直等大夫人起了床，或是用了飯方住。」

水夫人駭然道：「幸我無意中察出，不然，便把人都吃盡了。豈非怪事？豈不怕人？」因見諸女媳俱已進房，顧問紅豆道：「公主，你是極明理之人，怎也附和起來？」紅豆道：「十月內桂姨就向媳婦說割股療親之事，媳婦還破解他聽。過後見婆婆病重，相公勢凶，諸姊妹俱疲乏不堪，情急智短，便只顧想起桂姨之說，欲為僥倖之計了！及知龍兒割臂作湯，婆婆服之，即有轉頭，桂姨、二姐踵行俱效，便想愈得婆婆之病，而全相公之生，即割肝剖腹，亦所甘心，況區區臂肉乎？故遂越禮為之，伏惟婆婆原恕！」

水夫人太息道：「子媳之事親也，生而敬愛，死而哀慕，平平無奇，而造乎其極，即至奇至神之行！無論割肝剖腹，大悖常經；即割肱割股，皆愚夫愚婦之所為，非庸行，即非孝道也！夫冠子於昨，以著代也；娶歸之家，三日不舉樂，思嗣親也。自子之冠婚時，已示傳之義，況年逾六十，子又生子，孫又成婚，而尚不可善終以歿乎？龍郎年幼，桂姐性急，猶不足責；諸女諸媳，皆敦詩說禮，達古知今之輩，何以亦為此愚而無益之事耶？」

秋香不服道：「不要說古為相傳，割膠療疾之事甚多；即如太夫人每日只吃一兩口米飲，各夫人千方百計，熬那蓮子、百合、梅糕、杏脯、麻茹、冬筍、天絲、黃芽、紫菜的鮮湯，太夫人呷一口，便不能下嚥。獨世子臂肉，便覺香甜，吃了半碗還是討要。以後每日兩次進湯，都覺香美，一日一日的精神好將起來，怎說是無益之事呢？」

田氏正送上米粥，說道：「婆婆話講多了，且請吃粥。桂姨隔一日請教太夫人罷。」水夫人吃粥後，復說道：「龍兒騙我出自太皇太后親手製造，我心中感激已有甘食之意；再出自他一片愚誠，故頓覺湯味之香美；至夜得有大雪，心結一解，始得日漸漸減。以後所進，既皆出傭人誠悃，又值我心寬之後，自俱覺可甘。而果否有益於病，殊未定也！若臂肉必可療疾，則大孝如舜、文、曾、閔，應有割股之事，而古之孝子，亦皆無先歿之親矣！」

秋香道：「就是那大雪，也是世子求下的。世子割臂之後，聽見太夫人說，除非甘霖大沛，心結才開。世子回房，便跪在院中禱祝。跪至一更，彤雲密布；跪至二更，朔風吹起；跪至三更，大雪紛紛而下。世子滿身是雪，還跪不起，被使女們催逼不過，才走進房，立在窗前，直看到天明，笑到天明。這不是孝感天庭，才降下這大雪？人事不可不盡的，怎見割臂定是無益呢？」

水夫人道：「人事是禮所當盡之事，然亦只盡人事以待天，非謂盡人事而必可挽回天意也！據你說來，則龍郎之割臂，乃愚孝也，禮所不當盡之人事也；其禱雪，則誠孝也，禮所當盡之人事也。至於雪之得與不得，則有數存焉。龍郎特會逢其適耳。我自五月以來，無日不禱雨，至臥床乃只心禱。玉佳亦然。皇上亦自七月禱雨至今。太皇太后及兩宮，聞我病因乾旱，亦於宮中日夕祈禱。諸女媳及爾，亦何嘗不禱？而點雨不下，纖雨俱無，日色紫赤，光芒如煙如火。較爾所云跪至一更，彤雲密布，二更起風，三更降雪者，何相反至於若此？豈諸人之禱皆至不誠，不特不能感格，反若上天怒；獨龍兒之禱，誠而能格耶？愚民之奉老、佛也，禱而不應者十百，禱而應者，一二；即或有屢禱屢應者，豈佛、老之靈耶？皆會逢其適耳！堯有九年之水，湯有七年之旱，豈不能極誠而禱？而氣數所至，非人力所能回。設百姓應受久荒，我病應成不起，則雖有百龍郎，禱之何益？君相之於民，子之於父母，皆不言氣數，當以身任挽回事。故堯宗以祭水旱，金臚以告先王，禮所不廢，古有行之，何嘗謂人事不宜盡耶？特不可盡禮所不當盡之人事，如割臂等事耳！總之，從古無不歿之親，人子無身殉之孝！必誠必信，實送死之常經；割臂割肱，乃愚人之自用。知賢者俯及之道，自不蹈匹婦溝瀆之為。以禮制情，而不以情越禮，斯庸行而非畸行，大孝而非小孝耳。汝等其謹識之！」秋香方始折服，紅豆等俱歎服愧謝。

初九日，東米運到，便停了樂輸，以留富於民，賑糶俱用東米。百姓先已感激素臣奏設省倉，得有賑貸；後又感龍兒勸諭富戶，樂輸接濟；復知水夫人之病因旱而起；又從江南運了藏銀，向山東易了賤米，救濟他們，愈加感激。便如豐城百姓一般，家家供起長生祿位，朝夕禮拜，每日有人至鎮國府前，磕頭謝祝，紛紛擾擾，禁之不止。

水夫人本無他病，只因蒿目憂心所致，自得大雪，心結寬解；山東又到了百萬石糧米，連著省倉八十餘萬，計算現賑至數年，飲食便一日加添一日。素臣等亦俱因病而病，水夫人一好，便個個都好起來。五日以後，水夫人令諸媳俱回房安寢，單留鸞吹、天淵二人輪流伺候。打發龍兒、蛟吟回任。吩咐素臣替素娥診脈，素娥替諸媳女孫兒診脈，開方修制補藥，合家服食。龍兒不肯赴任，要候水夫人起床用飯後方去，正在苦求。

鸞吹接到始升手札，說：「聞岳母病已漸愈，巡撫之事，我實不能代庖，可速令姪兒回任，免致貽誤地方。」鸞吹遞與水夫人道：「怎這樣大人，做不來孩子的事，只幾日便出丑起來！」水夫人道：「龍郎如今原不是孩子了，況有蛟吟姐相幫。你官人獨自

一個，未免有顧此失彼之勢。且惟恐貽誤，便不貽誤，此乃虛心謹慎，非出丑也。」於是決意遣龍兒出京。龍兒、蛟吟只得垂淚辭別。十五日，水夫人起床，用飯半碗，命古心、素臣入朝銷假。到十一月底，粥飯已如原數，肌肉反較前壯胖。合家疲瘦之狀，亦俱復原。

次年元旦，水夫人率女媳入宮朝賀謝恩，從此復進宮講解。遺珠亦帶鳳姐、遁姐入宮教授。二月中，文謹又中會魁。三月臚傳。一甲一名王華，二甲一名即是文謹。水夫人因春麥大盛，方為開宴受賀。在古心夫婦，得了十三歲的傳臚做女婿，洪儒又選的是光祿寺署丞，恰好料理瓊林筵宴。眼看著少年女婿，占坐數百名進士之上，合寺官員，向他道喜，嘖嘖稱羨，更是喜到盡情。初五日，奉旨：鐵面夫婦再留二年。眾人俱為不平，夫婦二人反俱不以為意。鐵巧道：「減了一年，想是守得出頭。這樣好所在，多住些日子，何妨？」立娘道：「只著小鍾馗罷了，先時何等倔強，如今看著各位公子好樣，便把娘老子只顧奉承起來。再有兩年，怕不成了孝子嗎？」五月裡邊，春麥俱起，收成比秋麥更盛。六七月，雨水調勻，秋禾發茂，各省奏報情形，大概相同。素臣籌算民已殷實，亦知敦行《原道》一書，此其時矣！俟水夫人生日已過，草成奏本，齋宿三日，於八月初十日奏上。天子展案看時，見全銜後寫著是：

奏為清除千古之大害，以開萬世之太平事：

竊惟天垂憲，惟聖法天。天以元亨利貞，行四時而主百物；聖以仁義禮智，秩五典而淑萬民。此自古帝王法天行政，以致太平之極軌也！慨自後世老、佛並興，害人心術，禍及國家；迄今千五百年，熾燄燎原，不可向邇。致使人心陷溺，世道榛蕪，唐、虞三代之治，不可復現！居今日而欲復古帝王之政，以致太平之極軌，非拔其本，而塞其源，不可也！

恭逢皇帝陛下天錫勇智，作君作師，以德而居天位。踐阼之始，首除法王、真人等一千四百六十九人；次汰京外淫惡僧道一十萬一千餘人，此誠息邪距波，休否開泰，千載一時也！謹按老、佛之說，破其迷謬，陳其禍害，為我皇上言之。

易曰：「乾元亨利貞。」而孔子釋之曰：「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」此見仁義禮智，在人之四德，即天道之元亨利貞，而非可歧而二之者也！乃老子則曰：「大道廢有仁義。」又曰：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；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」而以杳冥昏默者為道，廢實事而尚虛無，薄恩義而高曠蕩。後世申、韓、商、斯慘刻之政，伶、籍、弼、宴縱達之行，罪浮於桀、紂，而禍結於生民者，皆老氏之邪說有以啟之！其餘煉養、服食、符篆、科儀諸術，皆托於老氏，而戕人之生，惑人之心，被人家之室，亡人之國，尤指不勝屈！自秦皇、漢武以後，如寇謙之、柳泌、趙歸真、林靈素、張角。孫恩、呂用之徒，尤大彰明較著者也！

至於釋氏，則並以天理為障，而獨守其知覺運動之心。其明心見性之言，既足以荒智士之精神，使吾儒仁義禮智、萬善具足之心，一變而為空虛無用、幻妄無常之心。其輪迴懺悔之說，復足以惑愚夫之心志，使彼蒼命德討罪、萬古有常之法，一變而為裂綱毀紀、萬惡必赦之法！故嘗曆數其罪而責之如：背叛君親、捐棄妻子，是淪三綱也；科頭跣足而無禮，割肉捨身而無義，佈施乞食而無廉，髡髮剃須而無恥，是絕四維也。天以生物為心，而佛以出家閉絕生理，是逆天心也；君以羶惡為法，而佛以叢林極納亡叛，是抗王法也。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。是蠹國而病民也。假經卷以聚眾，不顧其嗣，而以徒為嗣。無物不資於人，而勸人出世；無事不以為空，而建塔造殿，刊經設識，以為功德。是尤其心之顛倒悖逆，而其說之矛盾錯亂也！故姚崇謂佛圖澄不能存趙，鳩摩羅什不能存秦，齊襄、梁武未免罪殃；何用妄度奸人，使壞正法！朱子雲：「浮屠氏之說，亂君臣之禮，絕父子之親，淫誣鄙詐，以毆誘一世之人，而納之於禽獸之城，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，而不以聽者！」

臣竊以為：老氏之惡，較佛當為未減。而充塞仁義，均為割苗之莠，其亂政之罪，實浮於少正卯。因宜與佛氏同致兩觀之誅，而不可使其教一日姑容於聖世者也！伏乞皇上大奮乾斷，辟除二氏，俾道德一而風俗同，除千古之大害，開萬世之太平，則天下後世，幸甚，幸甚！

倘蒙聖明俯賜採納，請以臣奏，下內閣九卿、翰詹科道，博加論議。復詔令天下，無論僧道紳士軍民有深通二氏之說、深有所欲議者，限日起送赴都，廷議其事。使臣得以平素之學，辭而辟之；不徒以法制之，而以理折之，以息其喙，而服其心。如果臣言不謬，可見諸行。然後次第其施行之序，與夫善後之宜，續塵乙覽，取上進止。臣不勝戰兢惕厲，激切待命之至！謹奏。

天子看完，以手加額道：「此天下萬世之幸也！當轉達上皇，即日行之。懷恩奉素父入文華殿少待，朕即入宮，不俟朝畢矣！」天子入宮，良久良久，方至文華殿，屏退近侍，復良久良久，命傳撒馬兒罕番使，將所進獅子牽到殿除，垂淚謂素臣曰：「上皇雲：『素父若能令此獅吼而不懼，方可議減佛、老。特恐素父受驚。』奈何？」素臣回奏：「臣膽頗壯，即嘗試之！」因請天子回宮，并屏退從臣，近獅而立，瞋目怒視，以足頓地，大喝一聲。番使辟易數丈，獅奴牽索驚怖。獅子極聲大吼，如山崩谷裂，殿柱皆撼，簷瓦俱墮。素臣猛吃一驚，仰跌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正是：

欲除大惡原非易，試出奇聲亦是難。

總評：

素臣非不知大義，眼見毋危，至性感發，哀痛迫切，不自覺不能已耳。故雖被水夫人提醒。而究難養起精種，股骨一痛，幾至不測也。惟聖人能以禮節情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，與其不及也，寧過。作者為賢者立教，非為不肖者開便門。為人子者讀之，切弗錯會主意。

割股雖非正道，人子每踵為之，以為云者有奇效故也。無效而及致戕肢體傷性命者不傳，患者，乃益踵為之矣。作者傷之，故以龍兒割臂奇效，開出水夫人正論以示人，允為千古不刊之論！

割股以偶見為奇，而此乃已樹者八，將割者六，且議週而復始，如常饌然。事為有一無兩之奇事。文為有一無兩之奇文！

禱雪一段，寫得精神。只將諸人看雪情況指點，而水夫人憂旱之誠，合府急迫之意，龍兒誠禱之應，沉痾立起之勢，無不躍躍紙上。一筆勝人百筆，是最善用筆者！

禱雪，如秋香所云：「孝感天庭」，似屬確論。而水天人以為「會逢其適」，毋乃沒卻龍兒一片血誠。及鑿鑿說出如許至理，方始豁然無疑。讀書最長學問，讀此等奇書，尤使人擴心胸，增長知識。裨官野史無論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中有如為此大議論乎？夾入老佛，指點迷途，尤足喚醒癡人夢囈！

藏銀賑饑，到門叩禱，明犯豐城舊事，而暗伏廖冒等進讒，便全脫舊時稿本矣。手揮目送，曠世逸才！

奏疏將性與天道說得合一，如水乳交融，便使老氏之說壞仁義，佛氏之以理為障，俱成瞥見。此最精微，最諦當、最有把握處。至曆數老佛之惡，一句一字皆鐵案山招。昔人謂韓公《原道》，只道得兩家粗淺處，此卻精粗俱到，日星明而江河流，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！